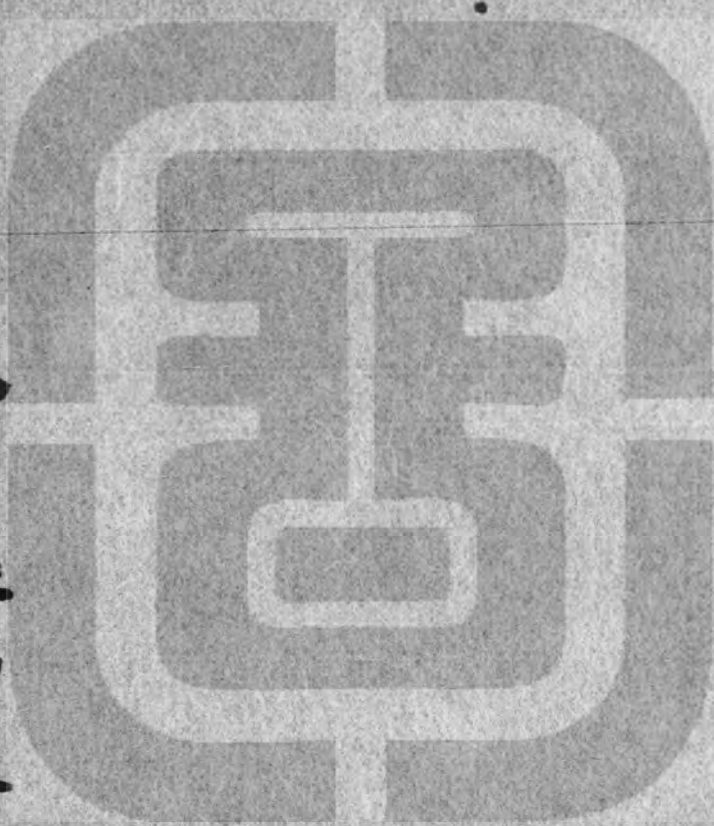


洛陽伽藍記

張訥菴手校本



嘉慶辛未

涪陽加藝記

璜川吳氏校印

如隱堂刻本
每葉十八行
行十八字



洛陽伽藍記序



後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緜荃孫藏



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兼天
外。至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
靡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豪眉之像，夜臺圖
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唯有寺四十
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王侯
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於是招
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摸山中之影。金剎

招作昭

與靈臺比高。宮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綈繡。土被朱
 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僧尼。亦與時徙。
 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覽洛陽。城郭崩毀。
 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邱墟。墻被蒿艾。巷羅荆棘。野
 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遊兒牧豎。躑躅於九逵。農
 夫耕稼。藝黍稷。雙闕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
 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
 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寫。今之所
 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異。世諦事。因而出之。先

每條提行起
 頂格次行以下
 低一格

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為五篇。余才
 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大和十七年。後魏高祖遷都洛陽。詔司空公穆亮營造
 宮室。洛陽城門。依魏晉舊門名。

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
 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南曰東陽門。漢曰東中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
 不改。

次南曰青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為

洛陽夏仍言
青陽門。

南面有三門。東頭第一曰開陽門。初漢光武遷都洛陽。作此門始成而未有名。忽夜中有柱自來在樓上。後瑯琊郡開陽縣言南門一柱飛去。使來視之。則是也。遂以開陽縣爲名。自魏及晉。因而不改。高祖亦然。

次西曰平昌門。漢曰平門。魏晉曰平昌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西曰宣陽門。漢曰津陽門。魏晉曰宣陽門。高祖因而不改。

西面有四門。南頭第一門曰西明門。漢曰廣陽門。魏晉因而不改。高祖改爲西明門。

次北曰西陽門。漢曰雍門。魏晉曰西明門。高祖改爲西陽門。

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魏晉曰閶闔門。高祖因而不改。

次北曰承明門。承明者高祖所立。當金墉城前東西大道。遷京之始。宮闕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數詣寺沙門論議。故通此門而未有名。世人謂

之新門。時王公卿士當迎駕於新門。高祖謂御史中尉李彪曰。曹植詩云。謁帝承明廬。此門宜以承明為稱。遂名之。

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帝嘗造三層樓。去地十丈。高祖世宗造三層樓。去地五丈。洛陽城門樓皆兩重。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薨棟干雲。

東頭曰廣莫門。漢曰穀門。魏晉曰廣莫門。高祖因而不改。自廣莫門以西。至於大夏門。宮觀相連。被諸城上也。

一門有三道。所謂九達。

洛陽伽藍記序終

洛陽城內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魏撫軍府魏馬楊街之一撰

古書流通處



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里南界昭立曹北鄰御史臺閭闔門前御道東有左衛府府南有司徒府司徒府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丘像顏淵問仁子路問政在側國子南有宗正寺寺南有太廟廟有護軍府府南有衣冠里御道西有右衛府府南有太尉府

府南有將作曹曹南有九級府府南有太社社南有凌
陰里卽四朝時藏冰處也。凌卑孕切中有九層浮圖一

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有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
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初掘基至黃泉下得金像三

十軀太后以爲信法之徵是以營建過度也刹上有金

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

垂金鐸復有鐵鑱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鑱上亦有金

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角角皆懸金鐸合

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六窗戶皆

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

首布殫土木之功窮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議繡柱

金鋪駭人心目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

及十餘里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殿中有丈

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

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瓊

綺疏難得而言栝栝松栝栢栝扶疎拂簷藜竹香草布護堦

墀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尙於斯也外
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墻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

今宮墻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形製似今端門。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瓊。赫麗華拱。夾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兩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巨以綠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由奔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詔中書舍人常景爲寺碑文。景永昌。河內人也。敏學博通。知名海內。太和十九年。爲高祖所器拔。爲律學博士。刑法疑獄。多訪於景。正始初。

詔刊律令。永作通式。勅景共治書侍御史高僧裕。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員外散騎侍郎李琰之等。撰集其事。又詔太師彭城王勰。青州刺史劉芳。入預其議。景討正科條。商榷古今。甚有倫序。見行於世。今律二十篇是也。又其芳造洛陽宮殿門閣之名。經途里邑之號。出除長安令。時人比之潘岳。其後歷位中書舍人。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儀同三司。學徒以爲榮焉。景入參近侍。出爲侯牧。居室貧儉。事等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滿架。景所著文集數百餘篇。給事封暉伯作序。行於世。裝

飾畢功。明帝與太后共登之。視宮內如掌中。臨京師若家庭。以其目見宮中。禁人不聽升。銜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時有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閭浮所無也。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或合掌連日。至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著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

榮總士馬。於此寺。榮字天寶。北地秀容人也。世爲第一領民酋長。博陵郡公。部落八千餘家。有馬數萬匹。富等天府。武泰元年二月中。帝崩無子。立臨洮王世子釗。以紹大業。年三歲。太后貪秉朝政。故以立之。榮謂并州刺史元天穆曰。皇帝晏駕。春秋十九。海內士庶。猶曰幼君。况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而望昇平。其可得乎。吾世荷國恩。不能坐看成敗。今欲以鐵馬五千。赴哀山陵。兼問侍臣。帝崩之由。君竟謂如何。穆曰。明公世跨并英武。恣雄才傑出。部落之民。控弦一萬。若能行廢立之事。伊

霍復見於今日。榮卽共穆結異姓兄弟。穆年大。榮兄事之。榮爲盟主。穆亦拜榮。於是密議長君。諸王之中。不知誰應當璧。遂柔晉陽。命各鑄像。不成。唯長樂王子攸像光相具足。端嚴特妙。是以榮意在長樂。遣蒼頭王豐入洛。約論以爲主。長樂卽許之。共剋期契。榮三軍皓素。揚旌南出。太后聞榮舉兵。召王公議之。時胡氏專寵。皇宗怨望。入假議者莫肯致言。唯黃門郎徐紇統曰。爾朱榮馬邑小胡。人才凡鄙。不度德量力。張戟指闕。所謂窮轍拒輪。積薪候燎。今宿衛文武。足得一戰。但守河橋。觀其意趣。榮

懸軍千里。兵老師敝。以逸待勞。破之必矣。后然紇言。卽遣都督李神軌、鄭季明等領衆五千。鎮河橋。四月十一日。榮過河內。至高頭驛。長樂王從雷陂北渡。赴榮軍所。神軌、季明等見長樂王往。遂開門降。十二日。榮軍於芒山之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赴駕。至者盡誅之。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十四日。車駕入城。大赦天下。改號爲建義元年。是爲莊帝。於時新經大兵。人物殲盡。流迸之徒。驚駭未出。莊帝肇升太極。解網垂仁。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恩南闕。加榮使持節中外諸

軍事大將軍開府北道大行臺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其天穆為侍中太尉公世襲并州刺史上黨王起家為公卿牧守者不可勝數二十日洛中草草猶自不安死生相怨人懷異慮貴室豪家棄宅競竄貧夫賤士襦負爭逃於是出詔濫死者普加褒贈三品以上贈三公五品以上贈令僕七品以上贈州牧白民贈郡鎮於是稍安帝納榮女為皇后進榮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餘官如故進天穆為大將軍餘官皆如故永安二年五月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顥

莊帝從兄也孝昌末鎮汲郡聞爾朱榮入洛陽遂南奔蕭衍是年入洛莊帝北巡顥登皇帝位改年曰建武元年顥與莊帝書曰大道既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五帝無取六軍正政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王終為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長殆欲無遺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

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恥。風行建業。電赴三川。正欲問罪於爾尔朱。脫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躬來見我。共敘哀悼李。同討凶羯况。不意駕入城臯。便爾北渡。雖迫於亮兇手。勢不自由。或貳生素懷。棄劍猜吾我。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者。朕之亮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鬪關。外猶禦侮。况吾與卿。睦厚偏篤。其亮急難。比今莫如。棄親卽讐。義將焉據也。且爾尔朱榮不臣之跡。暴於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

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榮物。若克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仇。快賊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為慙之。今國家隆替。在卿與吾我。若天道助順。誓茲奉舉。則皇魏宗社。與運無窮。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嗚嗚。狼噬荐。薦食河北。在榮為福。亦卿為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復兼。義利是圖。富貴可保。狗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善擇元吉。勿貽後悔。此黃門郎祖瑩榮之詞也。時帝在長子城。太原王。上黨王。來赴急。難六月。帝圍河內。太守元桃湯。車騎將軍宗正珍孫等。為顓守。攻之弗

克時暑炎赫將士疲勞太原王欲使帝幸晉陽至秋更
舉大義未決召劉助筮之助曰必克於是至明盡力攻
之如其言桃湯珍孫並斬首以殉三軍顥聞河內不守
親率百僚出鎮河橋特遷侍中安豐王延明往守硤石
七月帝至河陽與顥隔河相望太原王命車騎將軍爾
朱兆潛師渡河破延明於硤石顥聞延明敗亦散走所
將江淮子弟五千人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別顥與
數十騎欲奔蕭衍至長社社為村民斬其首傳送京師二
十日帝還洛陽進太原王天柱大將軍餘官亦如故進

上黨王太宰餘官亦如故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
帝於寺時太原王位極心驕功高意侈子奪賊否肆意
帝怒謂左右曰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九
月二十五日詐言產太子榮穆並入朝莊帝手刃榮
光明殿穆為伏兵魯暹所殺然榮世子部落大人亦死焉
榮部下車騎將軍爾朱陽都等二十人隨入東華門亦
為伏兵所殺然唯右僕射爾朱世隆素在家聞榮死總榮
部曲燒西陽門奔河橋至十月一日隆與榮妻北鄉郡
長公主至芒山馮王寺為榮追福薦齋即遣爾朱侯討

伐爾朱弗律歸等領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喪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歸等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依正刑罪止榮身餘皆不問卿等何為不降官爵如故歸曰臣從太原王來朝陛下何忽今日枉致無理臣欲還晉陽不忍空去願得太原王尸喪生死無恨發言雨淚哀不自勝羣胡慟哭聲振京師帝聞之亦為傷懷遣侍中朱元龍齎鐵券與世隆待之不死官位如故世隆謂元龍曰太原王功格天地道造濟生民赤心奉國神明所知長樂不

顧信誓枉害忠良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為太原王報仇終不歸降元龍見世隆呼帝為長樂知其不欺且以言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歸等戰於郭外兗勢不摧歸等屢涉戎場便利擊刺京師士眾未習軍旅雖皆義勇力不從心三日頻戰而遊魂不息帝更募人斷河橋有漢中人李荀為水軍從上流放火燒橋世隆見橋被焚遂大剽生民北上太行帝遣侍中源子恭黃門郎楊寬領步騎三萬鎮河內世隆至高都立太原太子守長廣王暕

為主改號曰建元元年爾朱氏自封王者八人長廣王
 都晉陽遣潁川爾朱王兆舉兵向京師子恭軍失利兆自
 雷陂涉渡擒莊帝於式乾殿帝初以黃河奔急謂兆乘
 得猝濟不意兆不由舟楫憑流而渡是日水淺不及馬
 腹故及此難書契所記未之有也銜之曰昔光武受命
 冰橋凝於滹水昭烈中起的盧踊於泥溝皆理合於天
 神祇所福故能功濟宇宙大庇生民若兆者蜂目豺聲
 行窮梟獍阻兵安忍賊害君親皇靈有知鑒其凶德反
 使孟津由漆漆贊其逆心易稱天道禍盈鬼神福謙以此

驗之信為虛說時兆營軍尙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
 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鑲帝於寺門樓上時十二月
 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遂囚帝送晉陽縊于三級
 寺帝臨崩禮佛願不為國王又作五言曰權去生道促
 憂來死路長懷恨出國門含悲入鬼鄉隧門一時閉幽
 庭豈復光思鳥吟青松哀風吹白楊昔來聞死苦何言
 身自當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宮赴京師葬帝靖陵所
 作五言詩即輓輓為歌詞朝野聞之莫不悲慟百姓觀者
 悉皆掩涕而已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帝登臨

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淚而去。火初從第八級中。平旦火發。當時雷雨晦冥。雜下霰雪。百姓道俗咸來觀火。悲哀之聲。振動京邑。時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經三月不滅。有火入地柱。尋柱周年。猶有烟氣。其年五月中。有人從象郡來云。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見之。俄然霧起。浮圖遂隱。至七月中。平陽王為侍中。斛斯椿所使。奔於長安。十月而京師遷鄴。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

是闔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即魏相國司馬文王府。武庫東至閭闔門是也。西陽門內御道南有永康里。里內復有領軍將軍元義宅。掘故井得石銘云。是漢太尉荀彧宅。正光年中。元義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義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婿。熙平初。明帝幼冲。諸王勸上太后。拜義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

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
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義等沒騰田宅元義誅日騰
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聚
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為榮
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僊居也以前廳為佛殿
後堂為講室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
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
長秋寺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西
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

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
一所金盤靈刹耀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什迦在虛空
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工作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
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
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
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_城在閭闔門御道北東去千
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_園中有凌雲臺即是
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

登之遠望。日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一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爲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儻。刻石爲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臺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堂。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

狗骨之木。雞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依儀此寺。屏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爾朱兆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容胡騎數十入寺。姪穢瑤光自此後頗獲譏諷。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女婿。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卽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于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久遠。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

城門為光極門。又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闔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義井里北門外有叢樹數中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陰。多有憇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藥被庭。至^大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

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制。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詔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之。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闔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

其內太后臨朝闈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
 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闈官之釐嫠婦胡馬鳴呵者莫非黃
 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闈寺
 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
 菩薩塑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出詣景明景
 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
 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之翟泉也街之按杜預
 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
 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

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
 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池西南有
 願會寺中書舍人王翊捨宅所立也佛堂前有桑樹一
 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遠柯葉傍布形如羽蓋覆高五尺
 又葉然凡為五重每重葉生樾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
 觀者成市布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
 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
 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寺南有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
 段暉宅地下常聞鐘聲時見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暉甚

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跌坐
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監荀勗造
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
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
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賊
胡統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
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疎朱
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
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從^徒無比也

修梵寺在^清青陽門內御道北^嵩嵩明寺復在修梵寺西並
雕墻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也修梵寺有金剛鳩鴿
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摩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
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
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
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涼涼
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
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
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

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景林寺在開陽門內御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檻
 炫日繡栊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
 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
 巧構難比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
 堦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餐風服道
 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
 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邱園放傲學極六經疏說通
 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

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藉田三署藉田南有司
 農寺御道北有空地擬作東宮晉中朝時太倉處也太
 倉南有翟泉周迴三里即春秋所謂王子虎晉狐偃盟
 於翟泉也水猶澄清洞底明靜鱗甲潛泳藏辨其魚鼈高
 祖於泉北置河南尹晉中朝時步廣里也泉西有華林
 園高祖以泉在園東因名蒼龍海華林園中有大海即
 漢天淵池池中猶有文帝九華臺高祖於臺上造清涼
 殿世宗在海內作蓬萊山山上有僊人館上有釣臺殿

並作虹蜺閣。乘虛來往。至於三月禊日。季秋九辰。皇帝駕龍舟。鷁首遊於其上。海西有藏冰室。六月出冰以給百官。海西南有景山殿。東有羲和嶺。嶺上有溫風室。山西有姮娥峯。峯上有露寒館。並飛閣相通。凌山跨谷。山北有玄武池。山南有清暑殿。殿東有臨澗亭。殿西有臨危臺。景陽觀。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林各有堂。有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曰西王母棗。又有僊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嚴霜乃熟。亦出崑崙山。一曰王母桃。

也。柰林南有石碑一所。魏明帝所立也。題云苗茨之碑。高祖於碑北作苗茨堂。永安中。年莊帝馬射於華林園。百官皆來讀碑。疑苗字誤。國子博士李同軌曰。魏明英才。世稱三祖。公幹仲宣為其羽翼。但未知本意如何。不得言誤也。銜之時為奉朝請。因即釋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誤之有。眾咸稱善。以為得其旨歸。柰林西有都堂。有流觴池。堂東有扶桑海。凡此諸海。皆有石竇。流於地下。西通穀水。東連陽渠。亦與翟泉相連。若旱魃為害。穀水注之不竭。離畢滂潤。陽穀泄之不盈。至於鱗甲異。

無神字

品羽毛殊類。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不盈至乎。雖甲異

服。下西並。遠水東。懸。則。乘。衣。與。鱗。泉。味。並。昔。年。遊。此。時

堂。自。流。漸。此。堂。東。自。井。井。桑。新。其。此。精。新。昔。年。不。覺。前。午

苗。茂。何。知。之。亦。眾。知。辨。善。以。亂。俗。其。音。韻。素。林。西。水。所

洛陽伽藍記卷第一 城內 奉。牌。前。因。明。日。以。黃。夏

木。山。縣。三。縣。公。韓。仲。宣。為。其。終。異。山。未。映。本。意。以。同。不

自。宮。昔。來。前。年。秋。苗。半。期。同。于。新。士。率。同。博。日。談。世。英

高。流。于。縣。北。前。苗。老。堂。派。從。中。學。陳。帝。親。於。華。林。同

世。李。林。南。有。百。餘。一。世。燈。四。帝。也。立。也。觀。元。高。大。之。對

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城東

魏撫軍府魏馬楊衙之 撰

城東

明懸尼寺。彭城武宣王魏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樓南。

穀水周廻。遶遶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

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孝昌

三年。大雨頽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衙之按

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

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

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以而論之。黃田嘉四年。州於大邑。則亦於此。寺龍華寺。宿衛羽林虎賁所立也。在建春門外陽渠南。寺南有租場。陽渠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太后以鐘聲遠聞。遂移在宮內。置凝閣堂前。講內典沙門打爲時節。孝肅

初蕭衍子豫章王蕭綜來降。聞此鐘聲。以爲奇異。遂造聽鐘歌詞三首。行傳於世。綜字世讚。僞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寶卷臨政姪亂。吳人苦之。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爲主。舉兵向秣陵。事旣克捷。遂殺寶融而自立。寶卷有美人吳景暉。時孕綜。經月。衍因幸景暉。及綜生。認爲己子。小名緣覺。封豫章王。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其母告之。令自方便。綜遂歸我聖闕。更改名曰讚。字世務。始爲寶卷追服三年喪。明帝拜綜太尉公。封丹陽王。永安年中。尙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公主容色美麗。

授徐

二 叢書

綜甚敬之。與公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加開
 府。及京師傾覆。綜弃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公
 主。至洛陽。世隆逼之。公主罵曰。胡狗敢辱天王女乎。我
 寧受劍而死。不為逆胡所汙。世隆怒之。遂縊殺之。矣。
 瓔珞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中朝時
 白社池。董威輩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
 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
 戶。信崇三寶。眾僧利養。百姓所供也。
 宗聖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

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輝赫。獨絕
 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檢閱。以錯
 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
 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
 寺道品。以誦四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
 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
 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龕行。令唯試坐禪誦經。
 不問講經。其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

即有至像者
鈔補一葉

諸誦閻羅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即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缺。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

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所說。即訪寶明寺。城東有寶明寺。城內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覺寺。禪林靈覺等三寺。問智聖道品曇謨最道弘。寶明等皆實有之。識曰。人死有罪福。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詔不聽。持經像沿路乞索。若私有財物造經像者。任意凝亦入白鹿山。居隱修道。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西北而行。晉太康元年造橋南。即中朝時。中馬市刑稽。

康之所也。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大道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談以枉死。宣明少有名譽，精通經史，危行及於誅也。死

魏昌尼寺，闡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稽康之所。東臨石橋。中北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澄之等蓋見北橋銘，因而以橋為太康初造也。

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亦闡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

建陽里提行
低一格

去地三尺。施族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摧。推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建陽里東有綏民里。里內有洛陽縣臨渠水。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綏民里東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

層浮圖用輓博為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
 驗之。果得輓博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
 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
 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為聖人。子休
 遂捨宅為靈應寺。所得之輓博還為三層浮圖。好事者遂尋
 問師晉朝京民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
 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
 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
 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

酒。亦仁而不殺然。觀其治典。未為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
 惡皆歸焉。符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君惡。凡諸史
 官。皆此是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為信然。當今之人。亦生
 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
 其死也。碑文墓誌志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為
 君共堯舜連衡。為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
 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為盜跖。死為夷
 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
 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輓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
 各賜加蓋記

未知早晚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
 作。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為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
 長年。逸云。吾不^開_開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為吾筮。云壽
 年五百歲。今始^餘_帝逾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
 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_以後遁去。莫知所在。崇儀里東有
 七里橋。以石為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
 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號^時_時為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
 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也。
 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所謂東安里也。北為

租場。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悅。濟州刺史介宣。幽州刺
 史李真。奴豫州刺史公孫驥等四宅。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道北。所
 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
 韶^詔_詔。秘書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
 暉文里是晉馬道里。

延實宅。是蜀主劉禪宅。延實宅東有脩和宅。是吳王孫
 皓宅。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
 儀天下。號父為秦太上公。母為秦太上君。為母追福。因
 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

芳卉至阿字
鈔補一葉

十字已見上文
皆刊

莊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草。遍滿堦
 墀。常有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趙逸
 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
 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輓博之俗。
 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
 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邱。臣已久乞闕退。陛下
 涓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
 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輓之義。私
 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

和

抄無惡腹五
字

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
 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輓博叩首。以美其意。及其
 代下還家。以輓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
 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
 愁。懷輓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
 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仁
 義。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
 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酒。譬於四方。慕
 勢最甚。號齊士子為慕勢諸郎。臨淄官徒。布在京邑。聞

懷輒慕勢咸共耻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
 孝忠曰營邱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
 凌遲足爲天下模楷苟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莠
 言自口未宜榮辱也

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爲名在東陽門
 外御道南西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簷宇清淨美
 於叢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櫂連枝交映多有
 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
 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

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
 尙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兵部尙書崔林幽州刺史
 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惟倫
 最爲豪侈齋宇光麗服玩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
 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
 巖複嶺嶽峯相屬深雞洞壑蹊遷通連接高林巨樹足使
 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
 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
 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

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偏重者。
 愛昔先民之重。由樸由純。然則純樸之體。與造化而津。
 梁濠上之客。柱下之史。悟無為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
 輒以山水為富。不以章甫為貴。任性浮沈。若淡兮無味。
 今司農張氏。實踵其人。巨量_鍾於物表。天矯洞達其真。
 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稱。_珍心托空而栖。有情入古。
 以如心_新既不專流。容_蕩又不偏華。尚_上卜居動靜之間。不以
 山水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日達。心想進不為身榮。
 退不為隱放。爾乃决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並。_曲

危與曲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
 狀一如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陂。躑躅蹉跎。
 泉水_紆徐如浪峭。山石_{高下}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
 則知巫山弗及。未審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
 頹。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_葉蓋金莖。散滿堦墀。然_然目之色_綺
 裂鼻之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
 馨。既共陽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
 之精。天地未覺生此。異人焉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蒼
 黃。綠頭紫頰。好翠連芳。白鷗生於異縣。丹足出_白於他鄉。
 真意堂

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鳥之迷方。豈下俗之所務。入神怪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敢往者無不賦。或就堯封之地。或入多雲之處。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慄。遠為神僊所賞。近為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務參次於山陲。子英游魚於玉質。王喬繫鶴於松枝。歌方丈不足以妙詠。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出一。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逢岑愛曲。值石陵歎。庭為仁智之田。故

能種此石山。森列羅兮草木。長有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臥兮於其側。春夏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兮何所憶。

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所謂孝敬里也。堂宇宏美。林木蕭森。平臺複道。獨顯當世。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中。此像面有悲容。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

濕都盡更換以他綿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亡塗地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王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像此悲泣如初每經神驗朝夕惶懼禁人不聽觀之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陽擒莊帝於晉陽在京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建明二年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至郭外世隆以長廣本枝疎遠政

行無聞逼禪位與廣陵王恭恭是莊帝從父兄也正光中為黃門侍郎見元義秉權輔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不言莊帝信其真患帝住放令歸第恭往龍華寺至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禪文曰皇帝咨廣陵王恭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累聖開輔重基衍業奄有萬邦光宅四海故道溢百王德漸無外而孝明晏駕人神乏主故柱國大將軍大丞相太原王榮地實封陝任惟

外相乃心王室。大懼崩淪。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庶九鼎之命日隆。七百之祚唯永。然羣飛未寧。橫流且及。皆狼顧鴟張。岳立基址。丞相一麾。大定海內。而子攸不顧宗社^社。讐忌勲德。招聚輕俠。左右壬人。遂虐甚剖心。痛齊齒^鉗。劍豈直金板。告怨大鳥。感德而已。於是天下之望俄然已移。竊以宸極不可久曠。神器豈容無主。故權從衆議。暫馭兆民。今六軍南邁。已次河浦。瞻望帝京。赧然興愧。自惟寡^薄。本枝疎遠。豈宜仰冀天情。俯乖民望。惟王德表生民。聲高萬古。往以運屬殷憂。時遭^多難。

卷懷積載。括囊有年。今天眷明德。民懷奧主。屢數允集。歌訟同臻。乃徐發樞機。副茲^其竚屬。便敬奉璽綬。歸於別邸。王其寅踐成業。允執厥^其中。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敬之哉。敬之哉。恭讓曰。天命至重。屢數匪輕。自非德協三才。功濟四海。無以入選帝圖。允當師錫。臣既寡昧。識無先^光遠。景命雖降。不敢仰承。乞收成旨。以允愚衷。又曰。王既德應圖籙。僉屬攸歸。便可允執其中。入光大麓。不勞揮遜。致爽神人。恭^凡讓者三^二。於是即皇帝位。改號曰普泰。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敘述莊帝枉殺^然太原王之狀。

廣陵王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水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謂左右將筆來。朕自作之。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恒式。廣陵杜口八載。至是始言。海內庶士。咸稱聖君。於是封長廣爲東海王。世隆加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王。餘官如故。贈太原王相國晉王。加九錫。立廟於芒嶺首陽上。舊有周公廟。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故立此廟。廟成爲火所災。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三日。雷雨震電。霹靂擊爲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復命百官議。

太原王配饗。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世隆問其故。季明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爲臣不忠。爲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世隆怒曰。卿亦合死。季明曰。下官旣爲議臣。依禮而言。不合聖心。俘翦惟命。議者咸歎。季明不避強禦。莫不歎伏焉。世隆旣有忿言。季明終得無患。初世隆北叛。莊帝遣安東將軍史倓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馬首南向。倓龍文義等率衆先降。子恭見倓龍文義等降。亦望風潰散。兆遂乘

干預至若今
鈔補一葉

勝逐北直入京師兵及闕下矢流王室至是論功侂龍
文義各封一千戶廣陵王曰侂龍文義於王有勲於國
無功竟不許時人稱帝剛直彭城王爾朱仲遠世隆之
兄也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口瑗爲西兗州刺史先用
後表廣陵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世隆侍宴每言太
原王貪天之功以爲已力罪亦合死世隆等愕然自是
已後不敢復入朝輒專擅國權克慝滋甚坐持臺省掾
家總萬機事無大小先至隆第然後施行天子拱已南
面無所干預永熙元年平陽王入纂大業始造五層塔

一所平陽王武穆王少子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爲寺碑
文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帝率百僚作萬僧會其
日寺門外有石像無故自動低頭復舉竟日乃止帝躬
來禮拜怪其詭異中書舍人盧景宣曰石立社移上古
有此陛下何怪也帝乃還宮七月中帝爲侍中斛斯椿
所使奔於長安至十月終而京師遷鄴焉

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青陽門外三里御
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
宅爲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

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
 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爾朱世隆所誅後
 捨宅為建中寺出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
 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明寺眾僧常見秦出入此
 塚車馬羽儀若全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寺北
 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
 從蕭保寅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
 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
 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

魚鱉市也景仁住此以為耻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
 方欲招懷荒服待吳人甚厚褰衣渡於江者皆居不次
 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
 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
 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
 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
 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昉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
 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之承當在江左秦皇
 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

濕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鼃共穴穴人鳥同羣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聞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瘦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

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為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啜慶之曰吳人之鬼在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飢茗飲作漿呷啜鱸羹啜啣蟹黃手把豈冠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口頭猶脩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拈拾雞頭蛙羹蚌臠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

鼓棹遨遊。隨波遡浪。噉嚼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爾揚州。慶之伏枕曰。楊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語。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衍用其爲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而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爲荒土。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耳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競相模楷。褒

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爲上洛太守。七年。背魏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涼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爲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清尙。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立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嘆不得與阮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爲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

亦不慶弔親知諸貴爲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臥。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元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裘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

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台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方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卽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介朱兆入洛陽。卽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游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鄰。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闖而來觀之。乃豬也。卽舍宅爲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尙書左丞

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

城東洛陽伽藍記卷第二

其寺之東有浮屠之宮與華剎對峙王靈風起於此山等處里亦事
魏以武備之重故建塔八於之以宜及爾志及入
會觀對合厥觀合與對小非與合今日地時其古精
其地合其對合其性則地對示對觀觀其山其金觀在
精猶大去有來精觀觀其年入其間及天淵曰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魏馬楊銜之撰

城南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在宣

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

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嶴

獨美山懸臺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霽青

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

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

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矚奔星，是也。牧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蘩藻，或青鳧白雁，沉浮於綠水。礮磴春簾，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名，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月節以次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花。祭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各僧德衆，負

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得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馳遐邇。正光末，解褐爲世宗挽郎，奉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遷國

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情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競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辭情懇至。涕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庭。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革後沿。自相子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復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

事。國禮朝儀。或自子才出。所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承世。鄰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以此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街之。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上公二寺。在景明南一里。西

寺太后所立。東寺黃^皇姨所建。並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並門鄰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布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禱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頽。猶高五丈餘。即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至我^者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闔。汝南王復造^專輓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掖將軍。偏將軍。裨軍。將軍。當

時甲冑之士。號明堂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鄉。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公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公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翁公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

以為悽恨，別甚殷勤。老公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綠波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帝所立也。為馮太后追福。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道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

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文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為勸學里，里有大覺三寶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穎鄴，週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舍消梨重一斤，從樹着地盡化為水，如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也。肅字恭懿，瑯琊人也。偽齊雍州刺史奐之子也。瞻學多通，才辭美茂，為齊祕書丞。太和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製，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

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賢之名。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尙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簿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荅謝云。針自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肅甚有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憇之。肅憶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畢身素服不聽音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卮。經數年已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

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卽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何如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有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坭。屠兒割肉與稱同。尙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彭城王謂肅曰。卿不

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肅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
 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
 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鎬縞慕肅之風，
 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鎬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
 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
 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
 設茗飲，皆耻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好之後蕭
 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為設茗，先問卿茶
 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義意，荅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

宣陽提行頂
格另條

已來未遭陽侯之難。元義與舉坐之客大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並在報

德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師寺皆種雜果。而

此二寺三園林茂盛，莫之與爭。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

作浮橋，所謂永橋也。神龜中常景為勒頌，其辭曰：浩浩

大川，泱泱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

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非唯洛食實同土中，上映張柳

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世光宅，函夏函風前

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東邑，峭岷西疆，四險之地，六達

之莊。恃德則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
 革。或質或文。周餘九裂。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晚。晉景雕曠。
 天地發輝。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無競。魏籙仰天。玄
 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命。乃睠書軌。永懷保定。敷茲
 景跡。流美洪謨。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
 衢。爰勒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十丈。
 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園丘以北。伊洛
 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十名。金陵十二名。燕
 然。王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

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
 後。賜宅歸正里。景明初。偽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會
 稽公。為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為齊王。尚南陽長公主。
 寶寅恥與夷人同列。令公主啟世宗求入城內。世宗從
 之。賜宅於永安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
 來降。處金陵館。為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為歸正寺。北
 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以後。賜宅歸德里。正光年。元蠕
 蠕主郁久閭阿那肱都來朝。執事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
 常景議云。咸寧中。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

可班那肱蕃正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雁臣。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之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茶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歎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

庶須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伊洛鯉魴。貴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彩屏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墻則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為逆賊万俟醜奴所獲。留於寇中。永安末。醜奴破滅。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或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林園觀

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者，胡以波斯道遠不可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糾劾罪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塚取，輒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

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卽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洪，字子涵，博陵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準財里，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中十有二年，常似醉臥，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一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

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遠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爲櫬。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

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櫬。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傷雍爲爾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光中。雍爲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峻宇。轆轤週通。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鏡吹響

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繁竹吹笙絲管迭奏連宵
 盡日其竹林魚池伴茶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
 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
 茶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日敵我千日崇為尚
 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悛惡
 衣麤食常無肉味止有韭菹道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
 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九一十八聞者大
 笑世人即以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
 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曲聞者莫不動

容永安中與衛將軍源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
 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
 云王有二姬美一名修容脩二名豔姿豔並蛾眉皓齒潔貌傾
 城修容亦能為綠水歌豔姿尤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
 寵冠諸姬士康原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火公鳳之曲焉高
 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州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
 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
 講服氏春秋茶城東昭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
 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

中廿里才曰何為往甲往城南城有南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
 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
 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
 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
 之崇和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錐信非虛
 也言舉學皆笑焉水滸崇虛寺在城西閣自漢之躍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
 子亦躍龍園設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
 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

立寺焉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城南

洛陽伽藍記卷第三

立寺

洛陽城西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魏馬楊銜之

撰

城西

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

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

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

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

體道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

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

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竝如清暑殿土山釣池臺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嬰堦叢花藥懌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竝選雋俊民至於清晨明葵景騁望南臺珍奇具設琴笙竝奏芳醴盈壘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苑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義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子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輜輶車前後

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諡曰文獻圖懌塚於建始殿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為黃門侍郎徙徙王國三卿為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似也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徽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康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雄雌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

永安末，莊帝謀殺爾朱榮，恐事不果，謀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十月。今始九月，可爾以不。徽曰：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馳詔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歡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兼殿內外，權叫榮遂信之。與穆竝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

及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故以有舊恩，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爾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齎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探跡，本無金銀。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

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歎服云。實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疋。盡送兆。猶不滿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銜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門。餘殃所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微。微即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其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闍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時闍官伽藍。

皆為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為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人神長丈六。項背日月光明。胡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焉。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以後。百姓冢上。或作浮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浮圖唐

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
 七斤蒲萄實偉於棗味竝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
 詣取之或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
 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一實直牛
 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貌醜陋心識通達過
 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似識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
 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雞呼朱朱時
 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為爾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
 有洛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官爵否寶公曰大竹箭

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

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初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為

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

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

堙滅唯有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堂前五步

應有一井眾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填塞口如

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行果菜葱青莫

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

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
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
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普泰末雍州刺史隴西
王爾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崩天光見而
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場國胡沙門曇摩羅所立也在光寶寺
西隔墻竝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至中國即曉魏
言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解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
作祇洹一所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丹素發彩

金碧垂輝摹寫真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麗若金
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
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戒行真苦難可
揄揚秘呪神驗闔浮所無也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
為驢馬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齋舍利骨及佛牙經像
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合臨淮王彧宅彧博通典
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
臻貂蟬耀首寶玉鳴腰負荷執笏逶迤復道觀者忘疲
莫不歎服彧性愛山林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

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案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
 響响羽觴流行詩賦竝陳清言乍起莫不領其飲立輿忘其
 褊悵焉是以入或室者謂登僊也荆州秀才張裴裳為
 五言有清拔之句云異林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
 龍錦賜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為詩不
 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斗日而醉眠時人譬之山濤及爾朱
 兆入京師或為亂兵所害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
 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南有皇女臺漢
 大將軍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靈

僊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侯剛宅市西北

有土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
 九坂以象二嶠者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
 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為富室州郡
 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足至於鹽粟貴賤市價
 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人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
 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
 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
 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者善吹笳

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虎吏充斥。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之肝食。延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劔。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劔客思奮。延伯膽畧不羣。威名卓著。爲國展力三十餘年。攻無_全牢城。戰無橫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每臨陣。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振戎監。二年之間。

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_射。僧超亡。延伯悲惜哀慟。左

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

卒於軍中。於是五萬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

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

季夏六月。時暑赫羲。以甕貯酒。曝於日中。經一旬。其酒

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

遠相餉饋。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

承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劫賊盜。

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爲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

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輻車為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鄰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於道路。人見而悅。近之者。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著綵衣者。人皆指為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至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

重門啟扇。閣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總繡。奴婢綉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以工商上僭。議不聽。衣金銀總繡。雖立此制。竟不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人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即變為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為茆馬。從者數人。盡化為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為寺。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為金

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丑醜多以償色焉。金覺悟心不遑安。至曉丑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丑醜多亡日。像自有然金色。光照四鄰。一里之內。咸聞香氣。曾道俗長幼。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慎積聞里內頻有怪異。遂改準財里為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溝水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竝名為壽丘里。皇宗所立也。居民間號為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珠囊紀慶。

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犛獨不見牛羊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絲續績為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為團扇歌。壘上聲。琛為秦州刺史。諸羗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為貧嫗。吹箎而乞。諸羗聞之。悉

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篴。琛在秦州，多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馬，者十餘疋，正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為鎖鑲。諸王服其豪富，琛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畫_卯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為華侈，造迎風館於後園，窻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御鈴，金龍吐珮，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筆百餘口，甌槃盤盃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瑪瑙盃，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

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是西域而來。金瓶銀筆百餘口，

甌槃盤盃稱是自餘，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

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繡總_緝油綾，絲綵_越

越錢絹布等，不可勝數。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

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無限，見之惋

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江陽_王繼來省疾，謂曰：卿

之財產，應得抗衡，何為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

一人，寶貨多乎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笑曰：卿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融乃蹶起，置酒

各賜加蓋記

卷四 七 真意堂

作樂於時國家殷富庫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校數及太后賜百官絹負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侍中崔光止取兩疋

唯融與陳雷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太后問侍中

何少對曰臣有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

廉經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壽丘里

閭列刹相望祇洹鬱起寶塔高臨凌四月八日京師士女

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為蓬萊僊室

亦不足過入其後園見溝瀆蹇產石磴礁嶢朱荷出地

綠萍浮水飛梁跨閣高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兔苑

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尙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岐嶷幼

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為黃門侍郎元義

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

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爨起同謀略兄弟四人竝罹

塗炭唯略一身逃命江左右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

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

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鸞鴛

鴛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

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為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劔卒千人。略為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貢貴。侈於務務。尚見畧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畧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收錄存沒。因卽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此。比畧始濟

淮。明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啟陳國。是用聲彪磐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自藩華。門勳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為梁。今便言旋關下。闕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心立稱。故封義陽王。然國既邊地。寓食他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

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諡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閭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冲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

過也流支讀曇謨最義大乘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環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神臯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温子昇碑云面水背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遣煩永熙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甄浮圖一所是土石之工窮精

極麗。詔中書舍人溫子昇升以為文也。其土百工。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樂土。宣武世宗故立此寺。俾以憇之。房廡連亘。一千餘間。庭列修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善績紡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絕。世不與中國交通。雖二漢及魏。亦未嘗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善菩提拔陁。至焉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

北行十五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強大。民戶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精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陁陀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有奴調國。乘四輪馬為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為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而居。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國大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

殺寺西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士。待物無遺。善立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置僧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光。曉藥。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諸方技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第。與沙門議論。時號為立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

須臾彌寶座。永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座。四面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京師遷鄴。武定五年。暉為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出閭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芳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為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號為張夫人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計其水

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值母亡，捨以爲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麗精。竹栢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里，殷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住其中，迭相譏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甕子，人皆棄去住者耻。唯冠軍將軍郭文遠遊憇其中，堂宇園林，匹忝邦君。時隴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常

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闕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

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此婢雙聲。春風曰：俾奴慢

罵。元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煌

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年十月末太后遣崇立寺此惠生向西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

部，皆是大乘妙典。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卽國

之西疆也。皇魏關防正在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

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

卽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

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舉目皆滿，唯吐

谷渾城左右。煖茶餘處。其國有文字。况同魏風俗。治政
 多為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
 自立王。為吐谷渾所吞。今城內重是吐谷渾第二息寧
 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
 四十里。至左末城。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
 種麥。不知用牛。耒耜而田。城中圖佛與菩薩。乃無胡貌。
 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
 七十五里。至末城。東城傍花果似洛陽。唯土屋平頭為
 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

大寺。三百餘眾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
 好炳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南方
 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中路夜宿。忽然
 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
 人有患。以金箔貼像。所患處得陰愈。後人於此像邊造
 丈六像者。及諸像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魏
 國之幡過半矣。幡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景明二年。
 延昌二年。唯有一幡。觀其年號。是姚興時幡。從捍廢城
 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

後垂二尺生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
一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
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以火焚燒收骨葬
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劈面以爲哀戚髮長五寸卽
就平常唯王死不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
時思之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將一比丘名毘盧旃
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輒將異國沙門來在城
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卽往看毘盧旃旃語王曰如來遣
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見

佛當卽從命毘盧旃鳴鐘聲告佛卽遣羅睺羅變形爲
佛從空而現真容王五體投地卽於杏樹下置立寺舍
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精舍籠之令覆
瓮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
袈今不爛非皮非繒莫能審之案于闐國境東西不過
三千餘里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
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
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門同其國疆界可
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慈嶺山

無繒字

復西行三日。至鉢孟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皆昔有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呪殺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葛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復呪龍。龍變為人。悔過向王。王即位。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十餘里。今日國王十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長坂千里。懸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茲非險。峭關隴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

皆西流。入南海。世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田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冷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至入嚙嚙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為衣。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

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勅勒東被于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氈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金鳳皇爲牀腳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詔書至衆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嗽嚩國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戴帶一角長八尺奇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

似寶蓋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強大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殺生血食器用七寶諸國奉獻甚饒

珍異按嗽嚩國去京師二萬餘里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

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

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絕

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

行人由之多致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

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

國漸出葱嶺土田嶢嶮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

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塲國。鍊鎖為橋。縣虛為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烏塲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民物殷阜。足匹臨淄之神州。原田膾膾。等咸陽之上。土下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進。食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篳篥。笙簫備有。日中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唯徒從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土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

五果繁熟。夜聞鍾聲。遍滿世界。土饒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宋雲云大魏使來雲來。拜受詔書。聞

太后崇奉佛法。即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

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荅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

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宋雲具

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聖人。

並在其上。說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

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愿生彼

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教跡。水東有佛晒

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化。龍王瞋恚，興大風雨。佛僧
迦梨表裏通濕。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袈裟。年歲
雖久，彪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新柔細縷亦彰。乍往觀
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處及晒衣所，並
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
王每作神變，國王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
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王
城北^十八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履石之處，若
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

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卽生。今成大樹。
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
逼側。周匝金像六十^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
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此^邱戒行精苦，觀其風範，
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
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巖崿，危岫入雲。嘉
木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
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
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

國剝皮爲紙。拆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承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温風熾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項東南有太子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

鞭之。流血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

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媼之處。石上毛

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子供養盲父母處。皆

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

次第相對。有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

恒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發午至。

每及中食。此是護塔神。渥婆僮使之然。此寺昔日有沙

彌常除灰。因入神定。維那挽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僮

代沙彌除灰處。國王與渥婆僮立廟。圖其形像。以金箔

傳之山。隔小嶺有婆奸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漢
 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在寺。大魏沙
 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
 旬。入乾陀羅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
 為嗽噓所滅。遂立勅勳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
 暴凶。多行殺戮。不信佛法。好事鬼神。國中人民。悉是婆
 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此王。深非情願。自恃
 勇力。與劇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
 頭。一負十人。手持握刀。槍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

上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詔書。王
 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不可制。任其倨傲。
 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嶮路。得
 無勞苦也。宋雲荅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
 雖嶮險。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
 無損弊。王荅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宋雲初見王
 是夷人。謂不可以禮責。任其坐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
 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
 卑。嗽噓烏場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荅曰。我

親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
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書承理無失雲無以
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跋提國送獅子兒兩
頭與乾陀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素畫莫參
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有塔寺二
十餘僧復西行三日月至卒頭大河河西岸上有如來作
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
石上猶有魚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
壤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俗淳善

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奇城北一里有
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
金箔眩耀人目寺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
葉似棗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圖
太子夫妻以兒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莫不悲泣復
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亦有塔寺寺上有迦葉
佛跡復西行一日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
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云
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弟子遊化

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三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然卽失。道藥傳云。童子^藥在虛空中。向王說偈。王怪此童子。卽比童子卽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王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道藥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齊等。道藥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石爲陛。階砌^木楹^櫺拱。上構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檣。高三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藥傳云。鐵柱八十八

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三丈二尺。施功旣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經天火所燒。國王修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火所燒。佛法當滅。道藥傳云。王修浮圖。木工旣訖。猶有鐵柱。無由能上。王於四角起大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子。悉在樓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輓轡絞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不爾。實非人力。

所能舉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為第一此塔初成用真珍珠為羅網覆其上後數年王乃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一即解珠網以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為銘囑語將來若此塔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圓

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囊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從承闈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毘王塔宋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伴迦四塔變

茶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如來為尸毘王救鴿之
 處。亦起塔寺。昔尸毘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粳米燦然。
 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瘡患。彼國人民。須藥日取之。
 道榮傳云。至那迦羅訶國。有佛頂骨。方圓四寸。黃白色。
 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似抑蜂巢。至耆賀濫寺。有佛袈
 裟裝十三條。以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
 水筒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時。百人
 舉。值有輕時。一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牙。佛髮。並作寶
 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

四面向戶。遙望則眾相炳然。近看暝然。以手摩之。惟有
 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窟前方
 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浣衣處。窟北一里。有
 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有大佛手六作浮圖。高十丈。云此
 浮圖陷入地。佛法當滅。并為大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
 書。胡字分明。茶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
 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天闕。街
 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今依道藥傳。宋雲家記。故
 並載之。以備缺文。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

京師提行頂
格另起

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芒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閼居寺、栖禪寺。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昇道寺。栖禪寺。京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漚澗有白馬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載之。



洛陽伽藍記卷第五終

乙巳舊鈔本校一過曹炎志

嘉慶辛未三月

璜川吳氏校印



洛陽伽藍記世傳如隱堂刻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余昔年于市肆購得抄本，取而校之，知從如隱版影寫者，行間字面為朱筆改竄。大都恭以御覽廣記其無他書可考者，以意為之空白，覆妄自填補，大失此書本來面目矣。後又得何慈公抄本，則又從改本錄出，真偽雜投，竟無從辨。三本之中，此為最劣。夫古人著書，各成一家，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故爵里姓氏互有不同，魯魚後先焉知孰是。士生千百世後而讀古人流傳轉寫之書，苟非有善本可據，亦且依樣葫蘆，須在心領神會，不可擅加塗乙也。願寡薄自用，致誤非淺，恃才妄作，貽害更深。惡似而非者，益以此也。家刻原稟，想從慈公所來，似是處亦依增入注一作者，即臆改字也。惜乎付梓之時，未見點竄筆跡，遂致涇渭不分，深痛此書之不幸。而今日者，仍入余手，得以從流溯源，考其致誤之由，則不幸之中，又有深幸焉。校畢，湯記于此。

并戒後之讀我書者柔兆執徐之歲如月十日燈下毛辰識

嘉慶己卯季冬依如隱堂刻本席玉照舊藏校正復從毛斧季手校家

刻舊為何小山薛一瓢連藏覆勘并錄斧季跋語于右二本今皆借自黃堯翁家

卷中雖謔字亦記之行間者服膺於毛氏之言也張紹仁記



古書流通處

右楊銜之洛陽伽藍記五卷又載通攷作二卷陳氏云銜之
余朱之亂城郟邱墟追述斯記晁氏亦云後魏遷都洛
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為之故僧舍多
為天下最銜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石林燕語乃
謂東漢以來九郊官府皆曰寺其意省竝稱鴻臚其一
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之
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或云即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
以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同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
目名白馬今僧居概稱寺本以摩騰真身至今不枯朽
漆棺石室局鎖甚固藏其鑰于府廨有孔觀其清鑰東

燬乃可詳視然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當時在函放火事而
不及摩騰不可解予又攷高僧傳載漢明帝於城門外立
精舍以處摩騰曰白馬寺是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
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
一白馬渡塔悲鳴曰停毀自改招提自馬供處多取
此名焉其說白馬名寺又不同故竝錄之以補所記之闕
汝上王漢識

咸豐己未夏五月十有七日南武王瀚錄





洛陽伊靈書局

三
文書

